

歷史與空間

張桂輝

「玉湖陳氏祖祠」中的頓悟

暮春時節，全國各地雜文學會第33屆聯席會在「文獻名邦」——福建莆田召開，近百名與會代表乘車穿過刻有「慶曆肇基名邦丞相第，蟾宮折桂文獻狀元坊」對聯的「陳丞相里第」牌坊，在玉湖祖祠廣場古樸莊重的「玉湖大戲台」上座談。之後，參觀「玉湖陳氏祖祠」與「城隍廟」。

位於莆田市荔園路1026號的玉湖陳氏祖祠，原為南宋乾道年間宰相陳俊卿的故居。現祖祠除主殿與拜亭仿原樣重建外，後座增建主殿，兩側二廳堂東廳為正獻紀念堂，西廳為源流館，拜亭兩邊增建壁廊。前座擴建大門庭，兩廂分別為奉祀陳文龍的「昭忠廟」、奉祀陳瓚的「城隍廟」。1990年10月，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屈武來閩調研時，題寫了「玉湖陳氏祖祠」門匾與「民族英雄」匾額，彰顯玉湖祖祠之品位與風采。1991年，仁公三十二世孫、印尼華僑德發宗親慨然捐資，重修「陳丞相里第」門坊、祖祠大廳、拜亭及祠前石板道等，明代之前石刻——「澄澗」、「狀元里」，以及「地瘦松松柏，家貧子讀書」、「文章魁天下，節義愧當時」等石柱楹聯，得以保存。26年前，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置身風景秀麗玉湖公園內的陳氏祖祠，佔地總面積1,080平方米，建築面積560平方米。玉湖陳氏始祖陳仁（1015-1064），於宋慶曆元年（1041）卜居玉湖，其四世孫俊卿（1113—1186），以榜眼及第，官至左相。他為官清廉、忠義直諫、不畏權勢、任人唯賢，是宋代著名的忠臣賢相，卒後諡「正獻」。因之，其曾祖父陳仁、祖父陳貴、父陳銑都贈「太師」、「國公」。玉湖八世陳文龍（1232—1276），係南宋狀元，拜參知政事（副宰相）。以身殉國，詔贈「太師」，諡「忠肅」。因之，陳文龍的曾祖父陳欽紹、祖父陳衰、父陳棗都贈「太師」、「國公」。這樣，玉湖陳氏便有「一門兩丞相，九代八太師」之美譽，成為莆陽的名門望族。

玉湖陳氏，「世篤忠貞」。如，有「理學廉臣」之譽的陳俊卿第四子陳宓（1171—1230），字師復、思復，號復齋。小時候，拜理學大師朱熹為師；長大後，又師從著名學者黃幹。以蔭補入仕，慶元三年（1197），調往泉州、南安監鹽稅，主管南外陸、西外陸宗院等職。嘉定三年（1210）秋，陳宓任安溪知縣。當年，縣裡原有「經總制錢」的稅款，百姓本來已因負擔過重而怨聲載道，府衙居然還

要增收補解錢。於是，陳宓遂作《辯經總制補解錢》，向上級申辯，制止開徵「補解錢」，減輕民眾的負擔。安溪百姓深為感念，尊稱他為「復齋先生」，並建生祠奉祀他。而當有縣吏依慣例向他送上各種不必上繳、可自行支配的錢時，陳宓正色道：「一旦這些錢成為私有，便是贓物了。這個『慣例』，敗壞了多少賢士大夫啊！」立即下令，把這些錢歸入縣庫。

在玉湖祖祠內，陳文龍無疑是群星中最為耀眼的一顆。陳文龍原名子龍，字剛中、德剛，賜字君實，俊卿公五世重孫。咸淳四年（1268）高中狀元，深受南宋朝廷器重。陳文龍仕途的「第一站」，是在今浙江紹興的越州任鎮東節度使判官。上任伊始，他發現這裡雖是魚米之鄉，卻也是皇親國戚聚居之地，歷任官員到此，在秉公處理政務時，總會遇到皇親國戚的干擾。對此，忠肝義膽的陳文龍，毫不猶豫地舉起革除政弊之劍，揮動反腐懲奸之斧，公開聲言，為官「不可以干以私」。後來，陳文龍官至監察御史。心中只有黎民與社稷的他，不負監察官的重要使命，屢屢彈劾曾經極力舉薦他、又想利用他的權臣賈似道。咸淳八年（1272），臨安知府洪起良，在賈似道的授意下，推行「類田法」，即，用劣等公田強行更換肥腴良田，導致「六郡之民，破家者多」。陳文龍上疏慷慨陳述，終於逼迫賈似道廢除此法，黎民百姓稱讚陳文龍「乃朝陽之鳴鳳也」。宋末，深深愛國的陳文龍戮力抗元，居兵興化，豎起「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兩面大旗。因林華叛變，陳文龍被執北上。經杭州，謁岳王廟，大恸殉國，御賜「忠肅」。明永樂六年（1409），朝廷封陳文龍為「水部尚書」；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皇帝加封陳文龍為「鎮海王」。

活動期間，這次年會主辦方莆田市雜文學會會長、玉湖陳氏理事會會長陳天宇先生，微笑着告訴我們，這些青史留名的玉湖陳氏，所以忠貞節義、愛國清廉，與其優良家風，密不可分。以陳文龍之叔陳瓚（1232—1277）為例，與陳文龍同年出生的他，雖是一介平民，卻身在莆陽，心懷天下。德佑元年（1275）春，元朝大軍沿江東下，南宋政權瀕臨崩潰，朝廷重新起用陳文龍為侍御史。景炎元年（1276）十二月二十四日，興化城陷落。文龍被俘，陳瓚憤填膺：「侄不負國家，吾當不負任。」於是，他秘密部署，招募義軍，誓死抗元。景



玉湖陳氏祖祠 作者提供

炎二年（1277）二月三十日，陳瓚趁元軍主力調離興化的時機，傾家財助張世傑，又集義軍把叛變求榮的守將林華等人活捉，收復了興化軍。斬首林華，告祭祖廟，為死難烈士報仇雪恨。九月間，元將唆都率兵一萬多人，再次攻打興化城。陳瓚率領眾人堅守，誓死守城。景炎二年十月十五日，元兵攻破興化府城牆後，拒不歸降，年僅45歲的陳瓚，被唆都下令五馬分屍。端宗嘉其忠義，諡「忠武」。陳瓚與陳文龍，史稱「抗元二忠」。

宋末，政治腐敗，元軍侵擾，天下大亂。據史料記載，家有遺風的陳瓚，時常散發糧米，以濟飢寒百姓。他說：「吾家世受國恩，當為國收民心耳。」正是玉湖陳氏的優秀家風家訓，養育出了陳文龍陳瓚這樣的民族英雄。事實上，玉湖陳氏始祖陳仁，甫從錢塘擇居玉湖，便為子孫立下了以「忠義孝慈，詩禮經書」為業的祖訓，四世祖陳俊卿為子孫制定了名聞遐邇的「陳俊卿家訓」，五世祖陳宓制定的「仰止堂規約」等，世代相傳，春風化雨，養育勸率出一代代信奉「人才當以氣節為先」的俊彥後昆。

離開玉湖陳氏祖祠多日了，玉湖陳氏祖祠門廊兩側，當地有關部門懸掛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標牌，不時出現在眼前。聯繫到陳文龍、陳瓚等民族英雄的壯舉廉舉，心中感慨良多，頓有所悟：愛國與廉政，並非相互孤立的，而是有內在聯繫的——真心愛國，必須廉政；唯有廉者，方真愛國。白居易有詩曰：「惟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由此推論，貪污受賄，不論數額大小，都在挖國家、地方的牆腳。以「百名紅通人員」為例，他們不論職務高低、身份如何，哪個不曾接受過愛國主義教育、哪個不知為政清廉的要義？可是，當他們狐狸尾巴行將暴露時，一個個如喪家之犬，惶惶然逃到國外。假如不是國家反腐追贓力度大，不是這些外逃貪官成了「無人可靠」、「無錢可花」、「無路可走」的三無人員，說不定他們至今還心甘情願寄人籬下呢。試問，如此這般，哪裡配得上說「愛國」？

字裡行間

黃仲鳴

通俗小說的界定

近期為編輯《香港文學大系·通俗文學卷（1950—1969）》而忙個不休。甲學生見而問道：「什麼是通俗小說？」乙答：「舉凡言情、武俠、偵探、恐怖、科幻這些小說，就是通俗小說。」

如何界定通俗小說？話說簡單，有時並不簡單。有英文系學生剛在閱讀一部《英美通俗小說概述》（主編黃祿善、劉培驥，上海大學出版社，1997年），我說，這書我早已讀過了，不失為一部了解通俗小說的入門書，資料或過時，但值得一看。

該書〈導言〉便提出：

「什麼是通俗小說？它和嚴肅小說有什麼區別？其特徵如何？」

這一問，是一般人所欲確知的問題。當然，在他們的心目中，乙學生的回答就是通俗小說。這當然沒錯，但這只是從類型來劃分。〈導言〉指出：

「英美學者從文藝學、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等角度進行了種種探討。英美兩國流行一個概念；即暢銷書（Bestseller）。」

「暢銷書」就是「通俗小說」，一些在大學教授英美文學的學者都持這種看法，如倫敦大學的約翰·蘇塞蘭德（John Sutherland）便是；美國印第安那兩位學者出版的《美國暢銷書（Ameri-



這是英美通俗小說的入門書，分析得不錯。 作者提供

can Bestsellers)》，也將暢銷書和通俗文學卷（1950—1969）而忙個不休。甲學生見而問道：「什麼是通俗小說？」乙答：「舉凡言情、武俠、偵探、恐怖、科幻這些小說，就是通俗小說。」

因此，有學者主張用「模式小說」（Formula）來標示通俗小說。即：「每類通俗小說都必須遵循一定的情節人物創作規則和避免犯一些禁忌。這些規則和禁忌既為作者所承認又為出版商所需求。」通俗小說陷入「模式」，意味着缺乏藝術性。但有些學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為一切小說都有「模式」。通俗小說的模式比較明顯，這反映了讀者、作者、出版者對該類通俗小說的某些要素特別感興趣。所以，作者在創作時，便反覆使用這些要素。如此這般，通俗小說便受到所謂「有識之士」的攻訐、惡評；有些通俗作品不能長久流傳下去，就是這一原因。

《英美通俗小說概述》所論及的文類，包括：言情、哥特、歷史、偵探、間諜、暴露、西部、科學、幻想、恐怖。這分法，和我們大致相同，最特別的是西部小說，這是地方性使然；正如我們的武俠技擊小說、借殼小說，便是英美所沒有。不過，雖然標明是「通俗小說」，但有些卻頗具藝術性、脫出窠臼，值得一看的。數語以說之，小說之分雅俗，是為了標明其性質，而最佳的檢視法，應分為「好看的和不好看的」兩種；而是否能流傳後世，還要看歷史的證明。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銀圓、銅銀、擇使、斗零、斗零躑、拗柴、咬柴



長期以來，中國在市場上一般使用「銅錢」，大宗交易就會涉及多串「銅錢」。到了元代，政府以白銀鑄成馬鞍形的「錠」（讀「定6-3」；俗讀「定」），稱為「銀錠」（一枚叫「一錠銀」），俗稱「元寶」。大宗交易的情況改善了，可小額交易須把「銀錠」切碎秤重，在操作上極為不便。直至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國家鑄造的小圓餅形「銀圓」/「銀元」大量流入中國。由於這些銀幣配備多種面值，於是乎在中國市場大行其道。廣東人通常叫一枚「銀圓」做一個「大洋」（指外國來的），而「洋」會讀成「洋4-2」。



清朝晚期，政府自行仿鑄「銀圓」，定「壹圓」重「七錢二分」；又定每圓十角、每角十分。

舊日，當遇上麻煩、棘手難辦的事情時，廣東人多會搖頭嘆句「擇使」（讀「擇洗」）。「擇使」的語源原來與「使銅銀」有關。話說當年有不法集團在鑄造「銀圓」的過程中摻進銅，人稱這種假「銀幣」做「銅銀」（「銀」讀「銀4-2」）。由於此等「銅銀」充斥市場，人們在使用時，為免爭議或被誤會行使假幣，都會先作「篩選」，亦即選「擇」地「使」用。人們叫這個過程做「擇使」；由於過程繁瑣，人們便以「擇使」來形容「濕漉漉」（難以解決的問題）了。

內地有個享負盛名的粵語專家在一個電視特輯中指出：舊時的「銀圓」是要通過揀擇才拿去使用的。揀擇後，有的使得、有的不能用、有的介乎兩者之間，因而向準備和你拍檔的人如說自己「擇使」，其實是表示謙虛，就是告訴你，你不是每一樣東西都很出眾，請他對你千萬不要期望過高。筆者對這位前輩把「擇使」說成謙虛詞不表認同，這明顯是「看字配處境」——暗示要和我拍檔，你須選「擇」地「使」用我。

清末光緒年間，廣州流傳了一種「之辰代碼」，分別用以下漢字代表數目一至九（1-9）：

Table with 9 columns and 2 rows of characters representing numbers 1-9.

廣州街市中的商行內部會使用「背語」（「背」讀「背3-6」）的方式議價，以防外人知曉其交易內容。當時的「五分錢」重「三分六厘」（釐同「厘」），故被稱「三六」。沿用上述代碼，「五分」就是「斗零」（「零」讀零4-2）了。無怪香港的「五仙」硬幣也有「斗零」這個叫法。



「躑」，粵方言用字，讀「zaang1」，指腳跟。「躑」如「斗零」般大小的「高跟鞋」（高跟鞋）叫「斗零躑」。



由於「斗零躑」的頭和尾所形成的不尋常斜度，使得走起路來容易仆倒，又或「拗柴」——因站立的穩定性變差而扭傷「足踝」（「踝」讀「畫6-5」而非「果」）。專家指出人體60%的體重如長期用上前腳掌來支撐，壓力會集中在腳趾上，繼而產生一系列足部傷病。既然穿「斗零躑」有這麼多壞處，那為何古今中外的女性總愛穿這個呢？根據「黃金分割」（Golden Ratio）的原理，最理想的比例是0.618:1。穿上「斗零躑」的女性，上身與下身比例約為5:8（0.625）；由於比例恰當，看上去更形纖瘦。

由於「拗/aau2/ngaa2」與「咬/ngaa5」音近，不少人將「拗柴」誤寫成「咬柴」。不說不知，「咬柴」是早年的癮君子的一種孤立自己的戒毒行為——毒癮起時多會抽筋，為免因不能自控而咬斷舌頭，戒毒者會「咬」着一條「柴」。此舉的另一意義是咬緊牙關，面對苦況。據說，經過一晚的「搏鬥」，毒癮基本上受到控制。

詩語背後

江 鄰

滄海一粟

4月18日，台灣花蓮縣又發生地震。消息傳來，唏噓不已。我不禁想起數年前那次花蓮之行，一幕幕場景浮現，心裡便生出一絲牽掛，久久不去。

鄧麗君一首《綠島小夜曲》，醉了多少有情人的心：「這綠島像一隻船，在月夜裡搖呀搖；姑娘啊，你也在我的心裡飄呀飄。」

台灣有時被比作不沉的航空母艦，雖說也是一隻船，卻分明感受到國際政治的劍拔弩張。哪似這綠島的浪漫：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吹開你的窗櫺；讓我的表情隨那流水，不斷地向你傾訴……

經歷了台北、台中、高雄的喧鬧之後，我們來到台灣東部的花蓮縣，彷彿進入桃花源的感覺。花蓮縣位於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之間的花東縱谷，恰似綠島之船舒適的頭等艙。縱谷裡，從高山茂林流淌下來的花蓮溪、秀姑巒溪、卑南溪，攜帶礫石和水土，形成沖積平原。谷地平原以田園風光聞名，農產品和水產品蜚聲海內外。

我們下榻的Farglory Hotel酒店，坐落在海岸山脈北端山陵線上。海拔不高，卻遺世獨立。東望太平洋海天浩瀚，西覽花東縱谷鄉野綠波，遠眺中央山脈群峰綿延，山海交錯，秀麗天成。清晨，漫步在酒店外潔淨的石板路上，鳥語花香中，

清涼的風吹過，馳目曠懷，思緒裊裊。昨夜與一眾鄉民的狂歡場景，伴隨燦爛晨曦，又浮上心頭。在這中國東南一隅，看着簡單地快樂着的男男女女，我的記憶卻飄到新羅略納斯湖。那是遙遠的中國西北盡頭，二十多年前去過。圖瓦人豪放不羈、隨遇而安的浪漫，一幕幕清晰如初，生動地浮現在腦海裡。

兩幅場景漸漸交織到一起了。我回想，無論天南地北，只要心有安放，快樂就該是相通的吧。人生一世，朝迎日出，夕送晚霞；春花秋月，周而復始。人的成長，宛若四季更替，各有風景；人的存在，譬如滄海一粟，自有價值；人的傳承，彷彿萬物輪迴，生生不息。

春日朝陽，草色青青，少年站在弗羅斯特《未走之路》的路口，潔淨的雙眼充滿青澀的燦爛，煞有介事地做着選擇。自然，無從選擇成為唯一選擇，盛夏的衝動顧不上瀟灑的花香，宿命般一路狂奔，追逐若有若無的理想。時令不知不覺進入秋季，激情之花不再自以為是地綻放，腳下的路不緊不慢地延伸，涼風習習，信馬由韉。偶爾也想想未來冬藏的日子，將會棲息在哪片天空下，一心一意珍惜身邊的風景，朝夕相依，同醉同醒……

我是滄海一粟 被海浪捲到岸邊 我們在一起的 還有好多好多夥伴 大家依偎着 無奈，卻也溫暖 一陣風吹來

要帶我們周遊世界 夥伴們激動了 一個個摩拳擦掌 懷着高飛遠走的衝動 幻想彼岸的精彩

一塊泥土靠近 輕輕地對我說 你們要是都走了 我會很孤單 你能不能留下 我們共建家園

看着夥伴離去的背影 想着遠方的風景 我十分糾結 周圍熟悉的氣息 滋潤着泥土的邀約 心變得柔軟

終於還是留下了 遠去的夥伴淡出記憶 眼前的風物星移斗轉 盡情享受雨露陽光 我長成一株沉甸甸的穗 充盈着成熟的飽滿

來了一個農夫 我被精心收穫成種子 春風裡播撒 夏雨裡成長 秋涼漸起的時候 我成了一片田園

農夫的儿子 吃着我生命的粟米

快樂地長大 身體裡流淌着 我和農夫共同的血脈 他是我們共同的兒子

我們共同的兒子要遠行 他說征服大海 是自己的使命 於是成了一名遠洋船長 我的故事結束了 船長的故事剛剛開始